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Jane Eyre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龚勋—编译

简·爱

开明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Jane Eyre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龚勋—编译

简·爱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爱 /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龚勋编译. —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7.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ISBN 978-7-5131-3497-2

I. ①简… II. ①夏…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7219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简·爱

JIAN · AI

-
- | | |
|------|---------------------------------|
| 原 著 | [英] 夏洛蒂·勃朗特 |
| 编 译 | 龚 勋 |
| 责任编辑 | 赵 磊 |
| 出 版 |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 100089)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装 订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32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7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6.00元 |

●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货 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夏洛蒂·勃朗特似乎是一位精通读心术的女巫，
她的杰作《简·爱》带有浓厚的自传气息，给读者的印象宛如一根昂然矗立的女权图腾柱。

——苏联著名作家、诗人 高尔基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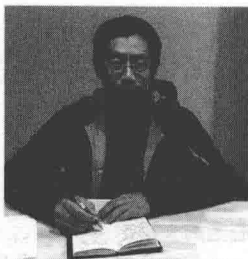
会员委员会公告

会员委员会公告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名家编译委员会



纪江红

北京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历任进出口工业贸易翻译、外企市场开发工程师、广告设计公司业务经理、DM媒体执行主编、出版公司总编辑等职务，主持编译了《世界十大名著》等大型丛书，个人译著包括《设计中的设计》《白》《奢侈：爱马仕总裁回忆录》等。

| 丛书翻译总顾问 |

丛书编译者（部分）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 | | |
|-----|---------------------------|
| 程培耕 | 著名中小学教育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 郭彦甫 | 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 黄林亚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高级翻译 |
| 李凡 |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 李辉 |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 |
| 林清源 | 北京语言学院英美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
| 鲁西 |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资深翻译 |
| 罗永平 |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博士，资深翻译 |
| 倪晓卿 | 社科院世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
| 吴丽萍 | 知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教授 |
| 吴勇岩 |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
| 尹正斌 |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学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
-

译序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诗人，被马克思誉为“当代杰出的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索恩托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夏洛蒂·勃朗特在家中排行老三，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两个妹妹——艾米莉·勃朗特与安妮·勃朗特，也是鼎鼎有名的作家，分别著有《呼啸山庄》与《阿格尼斯·格雷》，因而在英国文坛上才有了“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夏洛蒂·勃朗特一生创作的作品寥寥，除了诗歌和书信外，主要有四部小说：《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简·爱》无疑是夏洛蒂·勃朗特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小说自1847年发表以后，便在当时的英国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时间的尘埃丝毫没有掩盖它耀眼的光芒，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对读者来说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长期居于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而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成为经典之中的经典，无疑是因为它独到的艺术魅力。

首先，在《简·爱》中，作者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小说的主人公简·爱。简·爱自幼失去双亲，被寄养在舅舅家。舅舅去世后，简·爱受尽了舅母的歧视和虐待，后来被舅母送到一所半慈善性质的学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简·爱虽然一贫如洗、地位低微、相貌平平、身材瘦小，但她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保持自尊、自爱，

勇敢地追求平等和幸福。在简·爱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女性的善良、稳重、宽容，又可以看到新时代女性坚忍、倔强、叛逆的性格特点，强烈的性格反差塑造了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和真实性，也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张力。

其次，《简·爱》是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它也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影子，虽然这部小说并不是对作者生平经历的摹写，但其中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而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更是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使故事主人公完全将自己的一切感受：高兴、嫉妒、难过、绝望等和盘托出，让读者用简·爱的眼睛去看，用简·爱的耳朵去聆听，追随作者的脚步，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再次，《简·爱》这部小说表达的主题也很独到。追求尊严与爱始终贯穿着整部小说，充分展现了女性对独立自主的强烈诉求。而女性呼声的主题，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多部小说中均有体现，这在当时的英国文坛上还不曾有过。这部小说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英国女性的心声，唤醒了当时西方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独立意识，同时也给后世的万千女性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

在编译本书时，译者在忠于原著、如实传达故事内容，并且保持作者特有的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语言更为流畅，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目录

第 一 章	盖茨黑德府	001
第 二 章	罗沃德学校	022
第 三 章	初到桑菲尔德	048
第 四 章	罗切斯特归来	061
第 五 章	坠入爱河	078
第 六 章	宴会	105
第 七 章	发生在三楼的怪事	133
第 八 章	重回盖茨黑德府	145
第 九 章	爱的表白	160
第 十 章	婚礼	174
第十一章	别了，桑菲尔德	202
第十二章	流落异乡	222
第十三章	亲人	240
第十四章	沼泽居	269
第十五章	幸福生活	291

第一章

盖茨黑德府

我的父亲是一个穷牧师，母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当初，母亲违背外祖父的意愿，嫁给了我父亲，我的外祖父因此与我母亲断绝了关系。我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双双感染伤寒去世了，住在盖茨黑德的舅舅收留了我。可是，没多久舅舅也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了舅妈，但是舅妈并不喜欢我。

此时此刻，屋外正下着大雨，我们不能进行例行的散步活动了。舅妈里德太太倚在炉边的沙发上，她的孩子们——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坐在她身边，簇拥着她，一家人看上去幸福无比。而我呢，里德太太“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她不能将那些只会给懂得知足的孩子的特权给我，除非贝茜告诉她，并且她也亲眼看到，我的确在努力培养一种天真、随和的性情，正变得开朗、率真、自然一些。

“贝茜说我什么了？”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刨根问底的人，更何况小孩子这样和长辈顶嘴实在不招人喜欢。找个地方坐着去，不会和和气气地说话就别开口。”这是舅妈对我的回答。

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我从上面拿下一本有很多插图的书，爬上窗台，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

然后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完全拉拢，把自己隐藏在窗帘后。

在我的右侧，红色的窗帘遮挡住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保护着我，使我免受十一月阴冷天气的侵害，却又没有把我与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的一片，近处是一块湿漉漉的草地和备受风雨摧残的灌木丛。

我又低下头看书，这是一本比尤伊克写的《英国鸟类史》。虽然我一般对文字部分不太感兴趣，但这本书的几页导言却吸引了我，上面写到了海鸟的栖息之地，写到了遍布小岛的挪威海岸。

那里，北冰洋翻滚着巨大的漩涡，

咆哮在北极荒无人烟的小岛周围。

而大西洋掀起的万丈波涛，

泻入了风雨交加的赫布里底群岛^①。

还有拉普兰、西伯利亚、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荒凉的海岸……“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和这些阴寒凄冷的无人区，俨然成了冰雪的储藏间。经过成千上万个寒冬，无人问津的极地形成了千里冰封的壮观景象。那光滑晶莹的坚冰，像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包围着地极，把与日俱增的严寒汇于一处，集聚了无穷的威力。”关于这些惨白的地域，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只是孩子般似懂非懂的念头，朦朦胧胧浮现在脑际，却极其鲜活生动。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配上后面的插图，令兀立于茫茫大海中的礁石、搁浅在海滩上的旧船，以及穿透云层的幽幽月光，都变得意义隽永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笼罩了这孤寂的墓地。那里有刻着铭文的墓碑、两棵树、一扇大门和四周连绵的颓垣断壁。地平线很低，一弯新月将将升

① 赫布里底群岛：在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北的大西洋上。

起，表明正是黄昏时分。

死寂漆黑的海面上停着两艘大船，我觉得它们定是海上的幽灵。

魔鬼从身后按住盗贼的包裹，那画面真吓人，我赶紧翻了过去。

一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自坐在高高的岩石上，望着远处那群围着绞刑架的人。这也是一幕可怕的场景。

每幅画都画出了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阅历和欣赏水平都尚欠缺的孩子看来，它们是如此神秘莫测，让人欲罢不能，就像贝茜偶尔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的夜晚，贝茜碰巧心情不错时，就会把熨衣服用的桌子搬到育儿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在周围坐好。她手上熨着里德太太的蕾丝饰边，把睡帽的边沿烫出褶裥，嘴里讲着一段段让我们无比好奇的爱情和冒险故事。贝茜的故事大多取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或者来自《帕美拉》^①和《莫兰伯爵亨利》^②，当然，这些都是我之后才发现的。

渐渐地，我完全沉浸在书的奇妙世界里了，心里乐滋滋的，就怕别人来打扰。但打扰很快来了，餐室的门被打开，约翰走了进来，大声叫我的名字。但他很快停住了，因为他目光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活，所以没有找到我。可是伊丽莎白从门外探头进来，大声叫道：“她一定是藏在窗台上。”

一想到要被约翰硬拖出去，我的身体就直打哆嗦，于是我立即从窗台上走了出来。“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既尴尬又胆怯地问。

“你应该说，‘里德少爷，你找我有什么事？’”约翰教训我说，“你过来一下。”他一边在扶手椅里坐下，一边冲我打手势叫我过去。

约翰·里德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他长得又高又胖，皮肤却无比灰暗，病容满面，而且总是暴饮暴食，因此肝火旺盛，目光迟钝。他被娇惯得霸道又冷漠，他很厌恶我，常常欺负我、虐待我。我实在太害怕他了，只要他一靠近，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会紧张得收缩起来。况且受了他的欺负，

① 《帕美拉》：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所著的一部家庭伦理小说。

② 《莫兰伯爵亨利》：亨利·布鲁克《显赫的傻瓜》的删节本，出版于1781年。

我又无处诉说。用人们不愿意帮我，试想，谁会为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去得罪这个家里的少爷呢？里德太太对此则装聋作哑，她似乎从来都看不见约翰打我、骂我，哪怕是在她的面前。

约翰让我站到他面前。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动手打我，我心里担心着挨打，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他的丑相令人厌恶。果然，他二话没说，就开始揍我，我被打了一个趔趄，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

“我要好好教训你！”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地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用那种令人厌恶的眼光看着我，你这耗子！”

我听惯了约翰的辱骂，并不敢回嘴，心里想着该怎么忍受即将到而来的漫骂和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走回窗前把书取来。

“你有什么资格动我们家的书？我妈妈说你完全在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连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你！你应该去乞讨，而不是和我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住在一起，吃一样的东西，还穿我妈妈掏钱买的衣服。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东西，包括这栋房子！滚，站到门口去，离镜子和窗户远点！”

我起初并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就照他的话做了。随后我看见他举起书，要扔过来，我吓得惊叫一声，本能地往旁边一躲，可是晚了，书已经扔过来了，正好砸中了我。我被砸倒在地，头撞到门上，磕破了，流出血来。疼痛让我内心的恐惧超越了极限，并被其他情感所代替，我大声喊道：“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你是杀人犯、奴隶监工、罗马皇帝！”

“什么！什么！看我不去告诉妈妈！”他大嚷大叫着向我直冲过来，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我拼了命地跟他扭打在一起。不久，一两滴血从我的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我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疼痛。这感觉压倒了我的恐惧，

我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不知道我伤到他没有，只听见他恶狠狠地骂我“耗子！耗子”，并大声咆哮着。

伊丽莎白赶紧跑出去向里德太太报告。没过多久，里德太太就赶到了现场，保姆贝茜和女佣艾博特跟在她身后。女佣把我们拉开，嘴里说着：“太不像话了，竟敢对少爷这样！”里德太太厌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带她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我，把我拖上了楼。

我一路反抗，这种事很少发生，但大大增加了贝茜和艾博特对我的厌恶。事实上，我也确实有点反常。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惩罚，于是像造反的奴隶似的横下心肠，决定反抗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疯的猫。”贝茜喊道。

“真丢脸！”艾博特说，“爱小姐，你居然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来了！他是你的小主人！你的举动太大胆了！”

“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我又不是用人！”我反驳道。

“你还比不上用人呢，你靠人家养活，却不干活。喂，坐下，好好反省自己的坏脾气吧。”艾博特说。

这时，我已经被她们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被按在一条矮凳上。我像弹簧一样立刻跳起来，但很快又被按住了。贝茜威胁要绑住我，我只好求饶，答应不会再动了。贝茜和艾博特盯了我一会儿，我双手紧紧地抓着板凳，一动不动。

“她以前可从没这样过。”贝茜转身对艾博特说。

“但她生性如此，不是吗？”艾博特回答，“我常常跟太太聊起我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太太也深表赞同。我可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狡猾，有那么多鬼心眼的小女孩。”

贝茜没搭腔，而是对我说：“小姐，你应该明白，你正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在养活你，如果她把你撵走，你就只能进贫民院了。”

对于这些话，我无话可说，而且这些话我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次了。“我

们说这些是为了你好，”贝茜又说，口气并不严厉，“你不要以为太太好心地将你同里德少爷和小姐一起抚养就觉得自己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他们未来都是有钱人，你却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所以，你要学得乖巧一些，这样的话也许你还在这里待下去。如果再发脾气，再粗暴无礼，我敢肯定太太一定会把你撵出去。”

“另外，上帝也会惩罚她的。走吧，贝茜，随她去吧！爱小姐，你还是在这里祈祷吧，忏悔自己的罪过。否则，说不定会有个坏家伙从烟囱钻进来，把你带走呢！”

随后，她们关上门，上了锁，便走了。

红房子是间空屋子，它是盖茨黑德府最宽敞、最漂亮的房间。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床，粗大的红木床柱上罩着红色的锦缎帐幔。墙上有两扇终日窗帘紧闭的窗户，半掩在彩饰和流苏之中。地毯也是红色的，床尾的桌子上铺着的台布也是深红色的。橱柜、梳妆台和椅子都是老红木做成的。床上高高地摆着褥垫和枕头，床罩是雪白的马赛布，在周围暗红色的陈设的映衬下，显得异常惨白。床头边有一张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它的前面摆放着一只脚凳，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宝座。

自从我的舅舅里德先生在这里去世后，便再也没有人住在这里。房间里没有生火，很冷，因为远离厨房和育儿室，也很安静。只有每周六才会有女佣到这里来打扫卫生，将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掸去。至于里德太太，她也是很久才来这里一次。大橱的抽屉里存放了一些羊皮文件、首饰盒，还有已故舅舅的画像。

舅舅去世已经有九年了，而且就是死在这间房间里，这里似乎还弥漫着舅舅去世时那种阴森森的气氛。此时，我坐在房间里的矮凳上，面前是高大的红木床，左边是两扇紧闭的窗户，窗户中间有一面镜子，右边是黑漆漆的橱柜，反射着斑驳的光影。我起身想去看看能不能打开门，结果发现大门果然被牢牢地锁住了。于是我又回到了矮凳上，头依然很疼，流着血，心里感觉分外委屈

和气愤。约翰的霸道野蛮，伊丽莎和乔治亚娜的高傲麻木，里德太太的憎恶，用人们的偏袒，这些不好的记忆都一股脑地涌上了我的心头。为什么我总是被欺负、受折磨、挨骂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喜欢我？为什么我那么努力去做好一切，却仍然不被重视呢？伊丽莎那么自私任性，乔治亚娜那么蛮横无理，却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偏袒；约翰那么凶残粗劣，什么坏事都干：拧断鸽子的头，放狗去咬羊，破坏温室里的珍稀花草……甚至还经常与自己的母亲作对，可他却从来不会受责备，仍然是里德太太的“小宝贝”。而我，从来不敢做错事，大家还是整天地骂我淘气、阴险。

“不公平！”我在心里呐喊，并思索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个难以忍受的压迫之下逃走呢？离家出走吗？要是走不了的话，那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算了。”

在那个阴郁的下午，我一直这样惶恐不安，头脑里一片混乱，心里渴望着反抗。然而，当时的我又怎么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受苦”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看得明明白白。

我与盖茨黑德府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家中的用人全都相处不融洽。我从来不懂得取悦他们，他们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们。是啊，谁会热情对待一个与自己合不来，无论是性格、身份、喜好都存在巨大差异的人呢？如果我是个聪明美丽、快乐活泼、无忧无虑而又粘人的孩子，也许里德太太会喜欢我一些，她的孩子们也会待我热情友好一些吧。

天快黑了，光亮从房间里渐渐消失。我听见雨水拍打着楼梯上的窗户，风在宅子后面的树林里呼啸，我感觉越来越冷，勇气也消失了，曾经的屈辱感和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我的怒火。接着，我想起了死去的舅舅。听说，他就葬在盖茨黑德教堂圣坛下的墓穴里。这个念头勾起了我的回忆，其实我已经记不得他了，只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哥哥。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便收养了我，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曾嘱咐自己的妻子要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长大。也许里德太太认为自己并没有背弃这个诺言，只不过她实在无法真心接纳

一个与她毫无干系的外姓人吧。对她来说，这应该是最烦恼的事情了。

“如果他还在世，一定会对我很好的。”我心里想着，忽然间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个关于死人的传说：死人见活人违背了他们的遗嘱，就会重返人间，惩罚那些不遵守誓言的人。“也许，舅舅会回来为她的外甥女报仇吧？”想到这儿，我害怕极了，连哭也不敢哭了，生怕有什么不可知的声音会来安抚我，抑或有什么带着光环的面孔用奇怪而又悲悯的神情望着我。

我努力让自己坚强起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我抬起头来，开始打量整个房间。忽然，一道光线在天花板上抖动起来，是月光吗？我问自己。不，这不是月光，月光是静止的，这道光线却是晃动的。要是在现在，我自然会认为那是有人提着灯笼走过而射进来的光，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全是恐怖的想法，以为那道光预示着幽灵的到来。我的心吓得怦怦乱跳，大叫着冲向大门，使劲摇着门锁。门外走廊上有人跑了过来，贝茜和艾博特走进了房间。

“爱小姐，你生病了吗？”贝茜问道。

“简直要吵死人了！”艾博特骂骂咧咧地说。

“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大喊道。

“你怎么了？是看到什么东西了吗？”贝茜又问。

“我看到了一道光，是里德舅舅的鬼魂来了！”我向贝茜哭诉着，拉住了她的手。她并没有把手抽回去。但很快，里德太太走了进来，她严厉地说：“放开贝茜的手，小东西，你以为耍这种鬼把戏就能出去了吗？我最讨厌你这种弄虚作假的孩子，你还得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

“啊，请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再这样下去，我会憋死的！要是……”

“住嘴吧！别再吵吵嚷嚷了！”随后，里德太太把我往门里一推，锁上门走了。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后来我记得，我醒来时仿佛做了一场噩梦：我看到眼前有一片可怕的红光，被一根根粗黑的条子隔断。我还听见有人在说话，那声音空洞洞的，好像

被一阵风声或水声掩盖住了似的。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惧，我更加神志不清了。不久后，我意识到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他坐着。以前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惜地扶过或抱过，我的头靠在一个枕头上，要不就是靠在谁的胳膊上，感觉很舒服。

五分钟后，迷茫的云烟消散了，我才明白自己正躺在床上，那片红光是育儿室里的炉火。此时是夜里，桌子上有点燃的蜡烛，贝茜端着脸盆站在床脚边，还有一位绅士坐在我枕边的椅子上，正低头看着我。

我知道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既不属于盖茨黑德府，又与里德太太没有任何关系，我感到说不出的宽慰和安心，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我将目光从贝茜身上（对我来说，她远没有艾博特那么讨厌）转移到这位绅士身上，打量着他的面孔，我认识他，他是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如果家里有人生了病，里德太太就会请他来看病，但她自己和孩子们不舒服时请的则是另一位医生。

“瞧，我是谁？”他问。我说出了他的名字，同时把手伸给他。他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你会好起来的。”随后，他扶我躺下，叮嘱贝茜夜里不要惊扰我，还说她明天会再来，然后就走了。我感到很难过，他坐在我身边时我感觉自己有了保障，有了朋友，而他走后整个屋子都变暗了，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一种无可名状的哀伤压迫着我。

贝茜用温和的语调问：“爱小姐，你想睡了吗？”

“我试试吧。”我轻声回答，生怕自己说出什么粗鲁、不中听的话来。

“那你想吃点什么，或者喝点什么吗？”

“不了，谢谢。”我婉言谢绝了她。

“那么我去睡了，如果你夜里需要什么，尽管吩咐我。”然后，贝茜吹灭蜡烛走了出去。

随后，她走进了旁边用人的卧房。我听见她说：“萨拉，今晚陪我在育儿室睡觉吧，我可不敢跟那个孩子单独过夜了，说不定她会死去。天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不然为什么会晕过去呢？里德太太也太残忍了。”